

刘禾
编

持灯的使者

《持灯》里所描述的世界毕竟正在一步一步地离我们远去。在它们行将消逝之际，有关这个世界的故事和传说如同回光返照，忽然变得清晰起来，故事里的人物也开始有了比较清晰的轮廓。



CHI DENG DE SHI ZHE

持灯使者

刘禾

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上海贝贝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持灯的使者/刘禾 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5

ISBN 978 - 7 - 5633 - 8274 - 3

I. 持… II. 刘…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9033 号

特约编辑:河 西

责任编辑:王晓东 魏 东

装帧设计:孙豫苏

总 监 制:郑纳新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55395790 - 103/168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 × 1 300mm 1/32

印张:10 字数:240 千字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序

我喜欢读回忆性的文字。许多事一经当事人讲述，就有一种奇特的魅力，它总是能打动我。

言

我开始接触《今天》的诗人群体可能比文学界的好多人都晚。大约在一九九二年春，朦胧诗的英文译本 *Splintered Mirror* 刚刚出版，美国笔会出面邀请了北岛、多多、舒婷、顾城还有他们的翻译到美国各地巡回朗诵。诗人们抵达西海岸北加州的时候，是由我接待的，因我当时已在柏克莱加州大学任教。记得那天活动安排在我们柏克莱城的一个叫做黑橡树的书店里，书店的地方不大，但来的人很多，有不少听众被挤在书架和书架之间站着，盛况空前。当天晚上，诗人们和一些朋友来到我家喝茶聊天，直到深夜。李陀也在其间，他那年春天碰巧在柏克莱加大做访问教授，讲授当代文学。我现在手头还保留了那天晚上大家的合影，其中一张照片里每人头上戴着一顶顺手抓来的帽子，洋溢着一片乐呵胡闹的气氛。这就是我和《今天》打交道的开始。后来，北岛又让我参与了《今天》杂志的编辑工作，负责理论和评论那一块版面，从此，这本刊物便成了我案头的必备书。每收到新的一期，从中寻觅有意思的文字就成了我经常的功课。但是，多少年来，我最爱看的还是其中的散文和《今天旧话》这个专栏，因为它们是当事人对往事的回忆和记录，里面有种种我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人和事，他们都在这些文字里变得鲜活起来。久而久之，我

成了《今天旧话》的忠实读者。

《今天》文学杂志复刊后,开始设立《今天旧话》的新栏目。多多的《1970—1978 的北京地下诗坛》发表在一九九一年第一期上,算是开篇。同年第二期登出了阿城的《昨天今天或今天昨天》,接下来齐简(史保嘉)、郑先(赵振先)、徐晓、田晓青、崔卫平、一平(李建华)、彭刚等人都先后给《持灯的使者》写了文章。到目前为止,由这个专栏陆续刊出的回忆文字加起来有十五六篇。这是地下刊物《今天》自七十年代问世以来,第一次有意识地将自己过去的历史作一次松散的、集体性的回顾。现在我把这些文字结集成《持灯的使者》一书,以飨读者。在编辑此书的过程中,我有幸结识了亚缩和唐晓渡等,他们不但提供了宝贵的意见,而且还慷慨地同意我们在这里重印他们的几篇采访录,以及舒婷、宋海泉、何京颌和戈小丽等人的回忆文章。由于《今天》的历史也是整整一代人的历史,因此,我们在《持灯的使者》里读到的不仅仅是围绕《今天》的那批有理想、有才华的诗人作家的故事,还能通过不同作者的手笔感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气氛,六十年代的气氛、七十年代的气氛和八十年代的气氛,以及这三个十年之间的不同。

齐简在《诗的往事》一文里,提到她初次读到郭路生(食指)的诗歌时的情景,说那是一次深刻的震撼:“记得那晚停电,屋里又没有蜡烛,情急中把煤油炉的罩子取下来,点着油捻权当火把。第二天天亮一照镜子,满脸的油烟和泪痕。”读到这里,齐简的“满脸的油烟和泪痕”也叫我曾经受了一次小小的震撼,我想今天的很多读者大都会羡慕齐简,羡慕她有过那样的一次阅读经验。但我知道好多事情是很难重复的,不敢想象在如今这样一个听激光唱盘卡拉 OK 看好莱坞大片的时代,一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还会有像当年齐简她们那样读诗的读者,或许还有?但愿还有。我们今天阅读《持灯的使者》仍被它所描述的世界如此吸引,恰恰是由于这里的文字能够让我们进入类似齐简所经验的那一切,那些油烟,那些泪痕,和一些实实在在的气氛。这些气氛贯穿始终,让你产生

幻觉,让你经历一次奇特的时间错位,眼前的实实在在一下子变得有点不真实,好像走在路上一不小心踩了个空,你突然对眼前熟悉的事物产生怀疑,不由得问,比起诗人和他们的朋友们所经历的一切,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是否更真实?

谁是《持灯的使者》的主角?

在阅读中,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虽然《持灯》里每篇文章的立意是要谈诗人和他们的诗,但文中经常被凸显出来的,甚至有点喧宾夺主的是白洋淀、杏花村、北京东四胡同里的“七十六号”大杂院、十三路公共汽车沿线、前拐棒胡同十一号等等。这些地点是早期《今天》诗人和地下文学的志愿者们曾经出没或生活过的地方,它们往往在《持灯》的回忆文章中一跃而成为主角,白洋淀尤其如此。多多在回顾他与芒克和岳重的友情时,写道:“芒克是个自然诗人,我们十六岁同乘一辆马车来到白洋淀。白洋淀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历来有强悍人性之称,我在那里度过六年,岳重三年,芒克七年,我们没有预料到这是一个摇篮。当时白洋淀还有不少写诗的人,如宋海泉、方含。以后北岛、江河、甘铁生等许多诗人也都前往那里游历。”多多用的“游历”这个词是很有分量的,它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地下诗人的交往形式和地下诗歌的传播渠道,就连友谊的建立也通常依赖于这样一种交换方式,比如,多多告诉我们,他和芒克相约每年年底要像交换决斗的手枪一样,交换一册诗集。

关于“游历”,宋海泉、戈小丽等人的回忆提供了更为详细的佐证。食指从北京到山西汾阳县杏花村插队期间,他的诗歌很快传遍全国,不但在陕西内蒙广为传抄,还传到遥远的黑龙江建设兵团和云南兵团(独立于大众传媒的如此广泛迅速的长途传播现象,值得认真对待)。戈小丽说杏花村一时成了诗圣朝拜地。知青们逢到下雨天歇工日,就纷纷来到杏花村拜见食指,跟他谈诗。“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些身穿破袄、腰间系草绳(当年知青的典型装束)的男青年,迎着细雨,踏着泥泞,走上通

向我们住处的小山坡,破得开了花的棉袄遮不住他们洋溢的青春及脸上透出的知识气息,有的人甚至可以说是风度翩翩。”北岛、芒克和黄锐他们创办《今天》文学杂志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这个圈子很快又有徐晓、万之、周郢英等人加入),但在这之前的十几年中,手抄本诗歌的游历、诗人们的游历、还有读诗人(经常也是写诗人)的游历,是中国地下文学得以创造、生存和传播的唯一空间,那里面孕育了一代先锋诗人和他们的读者。北京以外诗人的社交方式以及诗歌的游历渠道与“今天”诗派也大体相同,诗人们好像总是坐着火车跑来跑去,这使我想到柏桦的一篇文章,他描述诗人张枣如何连夜乘车从成都跑到重庆会朋友,只因他那天刚完成一首新作。九十年代以来,北岛、多多、杨炼、万之,还有已故的顾城等人在国外迁徙和奔波的命运,好像也是沿续了多年前诗人们在北京和白洋淀之间,以及其他地方所开始的迁徙,这些诗人和作家的迁徙肯定不是到了西方以后才开始的,反过来,也不能说留在国内的诗人就没有开始他们的迁徙征途。北岛好像在哪首诗里写过,词是语言的流亡,是不是就包含了我说的意思?

我很重视这一类“游历”的经验对于文学史写作的特殊意义。一般来说,研究文学史的人比较看重作家、作品和文学潮流,偶尔也触及作家与作家、作品与作品之间的交换活动,但这些活动往往是被放在形形色色的作家论的框架底下讨论的,因此只是把它限于个别作家的个人经验。这种文学史写作暴露出很大的盲点,它不重视“游历”这一因素,不能把它作为文学发展的必要社会条件来看待,更不能把它上升到普遍的理论层面进行讨论。“今天”诗派以及其他诗歌潮流的经验证明,诗人或诗歌在“游历”的形式下交换及流通,不但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而且是理解中国七十年代前后“地下文学”的关键环节。这种“游历”不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构成必不可少的传播手段,它根本上是创作的源泉、出发点。“游历”作为一个动态的概念,有助于我们发现一些通常被正统文学史的框架所遮蔽的现象,比如个人、社会和作品之间究竟是怎样互

动的。地下文学这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但地面文学未必不是这样,只是“游历”的形式要细加分辨,另当别论。

强调细节和资料性是《持灯的使者》一书的另一特点。

熟悉北岛早期诗歌的读者,印象较深的恐怕就是那首脍炙人口的《回答》。北岛在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五日完成这首诗的初稿时,给它起了一个标题叫“告诉你吧,世界”,诗的开头一段最早是这样的:

卑鄙是卑鄙者的护心镜,

高尚是高尚人的墓志铭。

在这疯狂狂狂的世界里,
——这就是圣经。

此诗几经易稿才变成后来的《回答》,发表在《今天》杂志第一期,这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侧影。

齐简完好无缺地保存了一九七三年的手稿,使我们有机会窥见诗人成长的某个侧面;郑先(北岛的弟弟)则在《未完成的篇章》一文中,替我们笔录了《回答》几年后发表时的气氛: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九七八年的年底,老百姓正在准备过新年,社会上吵吵闹闹,在离我家不很远的西单那边,人们在

街头申诉着、争论着。我下班回家免不了要绕弯上那儿看一眼。那天我从西单回到家里,被眼前的一切弄得目瞪口呆:家里床上桌上,到处是一迭一迭的纸,上面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字,我哥哥正和几个人忙着装订成册,他见我疑虑重重,就告诉我,他和几个朋友一块儿办起了一份文学刊物,起名《今天》。我一下子明白了,那些潜藏在地下多年的诗和小说就要出世了。那天是十二月二十三日。第二天当我再次经过西单的时候,我见到了第一期《今天》……上边就有北岛那首宣言一般的《回答》。

这一类的细节对于我们了解《今天》,了解地下文学的发生和传播至关重要,但它们几乎一直被八十年代出现的一场关于“朦胧诗”的辩论所淹没。何为“朦胧诗”?它是八十年代某些批评家对《今天》诗风的命名,意在贬斥《今天》诗人所代表的那种离经叛道的写作。不过,“朦胧诗”的说法也无意中点明了“今天”诗派和小说家的重要贡献,按照李陀的说法,就是他们在“伤痕文学”之外独辟蹊径,为汉语写作进行了一次全新的引道。《今天》诗风拒绝所谓的透明度,就是拒绝与单一的符号系统或主导意识形态合作,拒绝被征用和被操纵,它的符号作用其实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反叛。在我看来,言语的反叛大于狭义的政治反叛,因为这类反叛的另一面,即它的乌托邦,直接针对着人们的言说行为和日常生活,而不满足于对某个抽象的社会理念的诉求。因此,我认为《今天》在当年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形成的紧张,根本在于它语言上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成全了《今天》群体的冲击力。事隔多年,早期《今天》的“异质性”业已演化成一个更为普遍、更为长久的现象,这是《今天》对当代文学的重要贡献;相比之下,《今天》当年的民主理论和政治主张,较少有独创之处。

从现代文学史的角度看,了解郭路生、多多、北岛、芒克、舒婷等诗人

的成长过程固然重要,而且《持灯的使者》在这些方面也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供有兴趣的研究者参考使用。但我总觉得,把《持灯》的价值仅仅定位在文献资料上,未免有点可惜,因为总体来看,这本集子其实像是一种自觉的写作尝试;而通常意义上的历史文献并不刻意经营写作,也不耐读,《持灯》里的有些篇章则须屡经推敲,才能让人体会其中之深意。因此,我觉得《持灯》和正统文学史写作的关系应该倒过来看,不是《持灯》为文学史提供原始文献,以补充和完善现有的文学史的内容,而是恰好相反,《持灯》的写作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文学史一贯的前提和假设,因为它所代表的倾向是另一类的历史叙事,一种边缘化的文学史写作。

我这里说的边缘化不仅包括目前已被确认了的《今天》群体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地位,或是七八十年代以“朦胧诗”为代表的先锋写作,此话题早已被人重复多次,毋庸赘述。我指的是一种散漫的、重视细节的、质感较强的文学史写作,也是我个人比较偏爱的一类文章。这写作与正统文学史不同,它不以歌功颂德为己任,不以树立经典为目标,而是抱着诚实的、怀疑的态度去审视过去,因此它的叙事是轻松自然的(尽管所涉及的话题并不那么轻松)、开放的,而不急于下什么结论。在这里,著名诗人和普通人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他们之间的交往是纯粹的,没有掺入文学之外的功利因素。比如徐晓、周郅英、鄂复明、王捷、李南、桂桂、小英(崔德英),这些迄今尚未被“朦胧诗”研究者提起过的名字,一半以上是女性,她们曾经是北京地下文学的志愿者,更重要的是,她们还是支撑《今天》杂志的中坚人物。徐晓提到的小英正是这样,但小英的命运尤其不幸。徐晓在《〈今天〉与我》一文中写了如下的话:

《今天》创刊时,崔德英是个二十刚刚出头的小姑娘,我不知道她是通过别人介绍,还是自己找上门来而走进这个圈子的。小英热情、谦和而柔弱,用一手整齐的字为杂志刻写蜡版,后来她也开始写诗,但作品没能引起大的反响。那时她是北京

一家国营纺织厂的女工,想必为了杂志的事她常常请假甚至旷工。……如果她从此脱离这个圈子,成为一个顺民,一定早已是妻子,是母亲,是一个生活清贫的下岗女工,然而她没有。或许是因为她看清了一个进过公安局的女孩儿再不会被正统社会所接纳,或许是因为富有挑战和冒险的生活对她充满了诱惑,总之她越走越远,辞了职,有一段时间她在(赵)一凡的公司工作,后来患了精神分裂症,不止一次住进精神病院。

前不久,我从北岛那里得到一本早期《今天》杂志的合订本,随手翻开几页,看到一行行娟秀工整的油印字体,显然出自不同(女性?)的手笔。北岛在一旁说,陈凯燕当时也志愿参加过刻蜡版的工作,我当时就升起一个迫切的愿望,想知道这里有哪些字迹是小英的,哪些是徐晓的,哪些是陈凯燕的,还有哪些是……

我读《持灯》的意外收获就是结识了像徐晓、崔德英、周郅英、鄂复明,还有赵一凡这一批曾经为《今天》冒险工作,但几乎被文学史研究遗忘了的人。她(他)们迫使我重新思考什么是文学史、什么是历史之类的问题。《持灯》中有几篇文字是悼念传奇人物赵一凡的。假如此人还活着,我想他可能最有资格讲述《今天》和地下文学的故事,因为这位令人尊敬的民间文学史家,多年来搜集了大量的文史资料,也为《今天》杂志做了很多的具体工作。《持灯》的作者们反复提起地下书籍的传阅情况;较早的像《麦田里的守望者》、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一平和徐晓同时印证,许多这一类书籍是从赵一凡那里流传开的,有的地下文学作品也在他的帮助下油印装订而得以传播。赵一凡坐过牢,据一平说曾经见到一份公安局查抄的清单,其中有北岛的《陌生的海滩》,还有郭路生和芒克的作品。赵一凡的宝贵藏书和“文革”档案,在他病逝以后,竟被人草率处理,当垃圾废物卖掉了,真是可惜。他生前曾经许愿,假如将来有人研究“文革”,那么他愿意把花了这么多年

心血积攒起来的文本文件都拿出来,拱手送给人家。呜呼,历史留下来的空白,竟是那么实实在在。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三十年代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赵家璧当年在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策划他那十卷本的宏大工程时,曾找过阿英和施蛰存共同商议,还有多次跑到内山书店去寻求鲁迅的帮助,因为做这部书在当时困难重重,十位主编起码有一半以上被列入政府的黑名单,包括鲁迅。如果通不过审查,《大系》随时就有可能半途夭折;更不利的是,当时五四文学已日过中天,大多数都市读者的兴趣早已倒向好莱坞电影、畅销书和流行乐市场。阿英感慨地说,短短十几年,五四时期的作品就在街面上看不见了,只能上旧书摊去找,由于这个缘故,阿英才全力支持赵家璧的计划,并慷慨地让赵家璧使用他家中的任何藏书资料。《中国新文学大系》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是拯救了五四文学,迄今为止,正统的现代文学史依旧离不开《大系》最初设立的规则和选目,以及它讲述的关于现代文学的故事。要说《大系》能够在三十年代的高压政治和消费文化的夹缝中出版印行,它本身就是一个奇迹的话,那么我想五四文学之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正统也是一个奇迹。今日先锋文学的命运在某些方面很像三十年代时期的五四文学,但也有明显的不同,后来的先锋文学在夹缝中存活,而且过早地失去了自己的阿英(赵一凡),留给我们的只是像《今天》这样发行有限的刊物,还有一些回忆性的文字。不过,既然先锋文学的意义就在于它和正统的对立,所以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重复五四的奇迹,继而成为新的正统。我想,先锋文学存在的本身已经是现代汉语文学生命力的强大证明,这一点在《持灯的使者》的文字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然而,《持灯》里所描述的世界毕竟正在一步一步地离我们远去。在它行将消逝之际,有关这个世界的故事和传说如同回光返照,忽然变得清晰起来,故事里人物也开始有了比较清晰的轮廓。白洋淀、黄皮书、星星画展、手抄本文学、十三号公共汽车沿线以及北京胡同里的四合院,

都是这个渐渐远去的世界的时空坐标,坐标上面镌刻着老《今天》当事人的故事。令人感慨的是,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不在世,而《持灯》里那些最动人的文字,往往是为了悼念逝去的亡灵所作,徐晓纪念周郅英的《永远的五月》即是这样一篇力作。逝去的亡灵还有另一层含义,它与写作本身有些关联,如田晓青在《十三路沿线》中所说:“当我拿起笔,才发现试图重现往事是一件多么徒劳的事。当普鲁斯特试图穿过某一细节重返故地时,他重返的可能是另一个地方。同往事会面,如同与死者会面。”这些文字,这些思考都多少反映了《持灯》作者们共同面临的写作困境。文中提到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普鲁斯特擅长写细节这一点,是人人熟知的。但“普鲁斯特细节”究竟是什么呢?玛德蓝小点心,玛丹威尔教堂顶上的尖塔,银勺轻碰瓷盘的叮叮声,还是花园门口那两块硌脚的硬石子?这些意象据说都是作者对“非意愿记忆”(mémoire involontaire)的忠实描写。假如我们对“非意愿记忆”的说法略加修正,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把普鲁斯特笔下的细节看作是作者对时间做出的图解,那么玛德蓝小点心和“非意愿记忆”就是他发明的有关时间的个人化的意象。无论是普鲁斯特还是《持灯的使者》,但凡此类写作都跟时间和它的废墟有关,敏感的作家总是对逝去的光阴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焦虑。田晓青有感于时间的错位,说普鲁斯特试图穿过某一细节重返故地时,重返的可能是另一个地方,他很有洞见。穿过某一细节不能重返故地,却意外地抵达了另一彼岸,这个过程也许就暗示了某种意义。

所以我想,记忆的困难正是写作的机遇。由于废墟(死亡)的意象永远是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所以才不断地向人们呼唤叙事、呼唤意义的完整,于是就有了故事,有了普鲁斯特,也有了读者现在手中的这本书。

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版“序言”

写于2001年夏美国柏克莱市

再版“序言”修订于2009年春纽约曼哈顿

目录



序言	刘禾	I
----	----	---

第一编 昨天

诗的往事	齐简	3
十三路沿线	田晓青	17
《今天》与我	徐晓	44
未完成的篇章	郑先	69
1970—1978 北京的地下诗坛	多多	88
彭刚	北岛	96
白洋淀琐忆	宋海泉	100
生活、书籍与诗	舒婷	127
昨天今天或今天昨天	阿城	135
心中的郭路生	何京颖	142
郭路生在杏花村	戈小丽	149

郭路生 崔卫平	158
永远的五月 徐晓	166
无题往事 徐晓	191
国槐:悼郦英 一平	211
为了告别的纪念:献给赵一凡 一平	218

第二编 今天说昨天

北岛访谈录 刘洪彬(整理)	227
芒克访谈录 唐晓渡	234
彭刚、芒克访谈录 亚缩、陈家坪	243
鄂复明访谈录 亚缩等	252
李南访谈录 亚缩、陈家坪	258
马佳访谈录 亚缩、陈家坪	266
林莽访谈录 亚缩、陈家坪	283
王捷访谈录 亚缩、陈家坪	295

第一编 昨天

